# VAE简单推导

### 详细推导建议看原文

### 1. 准备知识

### 1.1 Monte Carlo

蒙特卡洛算法是随机算法中的一类算法的总称,另一类算法是拉斯维加斯算法,两者都是以著名的赌城命名的。通俗地理解,蒙特卡洛算法在采样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,尽可能地接近最优解的一种抽样方法。随着采样次数的增多,可以保证结果是越来越接近最优解的,但是除非对全局样本都进行采样,否则无法判断当前有没有找到最优解。从数学上理解,最早的MC方法,是为了解决积分不好求的问题,转而用随机化的方法来计算积分。

$$\int_{a}^{b} h(x)dx$$

假设无法通过数学推导来求积分,而且对取值区间内的所有x进行枚举也是不现实的,可以将h(x)分解为某个函数 f(x)和一个定义在(a,b)上的概率密度函数p(x)的乘积。这样整个积分就可以写成

$$\int_{a}^{b} f(x)p(x)dx = E_{p(x)}[f(x)]$$

原来的积分问题等同于函数f(x)在概率密度函数p(x)这个分布上的均值。如果我们在p(x)对应的分布式上抽样大量的数据点,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些样本来逼近f(x)在这个分布上的均值:

$$\int_a^b h(x)dx = E_{p(x)}[f(x)] \approx \frac{1}{n} \sum_{i=1}^n f(x_i)$$

MC通过这种方法,近似最终的积分,并且随着采样数量的增加,越来越接近真实的积分值。除非对(a,b)内的所有样本采样,否则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积分值。

Ref: https://www.zhihu.com/guestion/20254139

### 1.2 Intractability

在贝叶斯分析中,经常会说后验分布是intractable的,因此必须要近似推断。那么intractability到底是什么来历呢?因此贝叶斯分析中,经常要用到积分(integral),在实际问题中,经常要对多维变量进行积分,这种积分理论上都是intractable的。而对于非贝叶斯分析,很多都是基于最大似然的,这些方法主要是用到了导数。而导数一般来说比积分更容易求: differentiation is more tractable than integration。 Ref:

https://stats.stackexchange.com/questions/4417/intractable-posterior-distributions

#### 1.3 Reparameterize

在深度学习中,我们经常想要把样本\(x\sim p\_{\theta}(x)\)的梯度做反向传播,例如VAE中,我们需要将样本的梯度通过z反向传播给参数\(\phi\)。 举个具体的例子,我们想要利用梯度下降的方法最小化期望损失:

$$L(\theta,\phi) = E_{x \sim p_{\phi}(x)} \left[ f_{\theta}(x) \right]$$

需要分别计算对参数 $\theta$ , $\phi$ 的导数。

$$\nabla_{\theta} E_{x \sim p_{\phi}(x)} [f_{\theta}(x)] = E_{x \sim p_{\phi}(x)} [\nabla_{\theta} f_{\theta}(x)]$$

Ref: https://gabrielhuang.gitbooks.io/machine-learning/reparametrization-trick.html

### 1.4 高斯分布与多元高斯分布

高斯分布是常见的概率分布,经常用来拟合自然界的一些连续随机变量产生的样本。通常可以记为:

$$x \sim N(\mu, \sigma^2)$$

它的概率密度函数PDF为:

$$f(x) = \frac{1}{\sigma\sqrt{2\pi}} e^{-\frac{(x-\mu)^2}{2\sigma^2}}$$

## 2. VAE经典文章解读

### 2.1. 问题背景

对于观测到的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样本集合 $X=\{x^{(i)}\}_{i=1}^N$ ,假设每一个样本 $x_i$ 都是由某个随机过程生成的,这个随机过程由连续的随机变量z控制。同时随机变量z也服从先验分布 $p_{\theta}(z)$ ,参数为 $\theta$ 。并且假设先验分布 $p_{\theta}(z)$ 和似然函数 $p_{\theta}(x|z)$ 都是指数族分布,并且概率密度函数PDF处处可导。以手写数字的图片识别问题为例,某一幅图像的隐含变量z需要包含如下信息:图像所代表的数字( $\mathbf{o} \sim \mathbf{9}$ ),笔画的粗细,写字的角度等等,在确定上述隐含变量之后,经过图像生成的算法,最终得到图像。

z一般是多维向量,并且可以从多维空间中按照概率密度函数p(z)抽取,这个概率密度函数的参数是变量 $\theta$ 。此时的目标就是优化参数 $\theta$ 得到概率密度函数p(z),并从中抽取z来生成样本x。在VAE中,假设z的各个维度没有直接简单的关系,并且假设z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多元高斯分布来抽取。这个假设背后的原理是在**d**维空间中的任意分布,都可以表示成服从正态**d**个变量的组合。基于这个原理,z的真实分布可以通过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高斯分布来拟合。

VAE的主要目标还是学出隐含变量z,从而能够在无监督的情况下生成样本X。也就是最大化生成样本x的边缘概率

$$P(x) = \int P(X|z;\theta)P(z)dz$$

一种直观的方法是在z所在的空间中进行抽样,从而逼近生成X的概率

$$p(x) \approx \frac{1}{n} \sum_{i} p(x|z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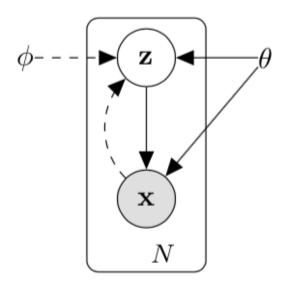
但是在高维空间中,如果对z进行随机抽样,那么得到的p(x|z)大多数都是o,这种抽出来的z并不能帮助我们提高学习的准确率,而且计算复杂度非常高。所以VAE的想法是通过样本X来学习出z的分布,然后在这个分布的基础上对z进行抽样,而不是从z的整个潜在空间中抽取。

#### 传统方法的问题:

1. 边缘似然 $p_{\theta}(x)$ 需要对z进行积分, $p_{\theta}(x) = \int p_{\theta}(z)p_{\theta}(x|z)dz$ ,因为涉及到了高维变量的积分,所以是intractable,我们不能对边缘似然进行求导。

- 2. 后验概率 $p_{\theta}(z|x) = p_{\theta}(z|x)p_{\theta}(z)/p_{\theta}(x)$ 同样也是intractable,因此不能用EM的方法来拟合。
- 3. 所有需要积分的平均场变分贝叶斯方法都是intractable的。
- 4. 在大规模数据集上,MCMC的方法做抽样太耗时,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非常高。 AEVB要解决的问题:
- 5. 拟合参数 $\theta$ 的最大似然ML或者最大后验概率MAP
- 6. 拟合参数z的后验概率 $p(z|x,\theta)$
- 7. 拟合x的边缘分布 $p(x|\theta)$
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,因为后验概率 $p_{\theta}(z|x)$ 的形式未知,引入recognigion model  $q_{\phi}(z|x)$ 来近似真实的后验概率。这里引入的参数 $\phi$ 会和 $\theta$ 一起学习,而不是想变分推断里面一样用期望的近似值来计算。 用概率图模型表示:



#### 和Auto-Encoder的关系

潜在的变量z可以看作是一种code,因为每个样本x都可以看作是在z上的一个分布,因此对于每个样本x,将其表示成z上的分布,即前面引入的recognition model  $q_{\phi}(z|x)$ , 就是一种encode的过程。而给定隐含变量z,生成样本x,即 $p_{\theta}(x|z)$ 则是一个decode的过程。

### **2.2 AEVB**模型推导

我们引入recognition model  $q_{\phi}(z|x)$ 的目的是逼近真实的后验概率 $p_{\theta}(z|x)$ ,衡量两个分布的相似程度,我们用KL散度来描述:

$$\begin{split} \textit{KL}(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||p_{\theta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) \textit{amp}; &= E_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log \frac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{p_{\theta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\ \textit{amp}; &= E_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log \frac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p_{\theta}(\textit{x}^{(i)})}{p_{\theta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p_{\theta}(\textit{x}^{(i)})} \\ \textit{amp}; &= E_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log \frac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{p_{\theta}(\textit{z},\textit{x}^{(i)})} + E_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log p_{\theta}(\textit{x}^{(i)}) \\ \textit{amp}; &= E_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 \log \frac{q_{\phi}(\textit{z}|\textit{x}^{(i)})}{p_{\theta}(\textit{z},\textit{x}^{(i)})} + \log p_{\theta}(\textit{x}^{(i)}) \end{split}$$

将等式两边调换一下,每个样本的边缘似然函数,可以写为:

$$\begin{split} log p_{\theta}(x^{(i)}) amp; &= D_{KL}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|x^{(i)})) - E_{q_{\phi}(z|x^{(i)})} log \, \frac{q_{\phi}(z|x^{(i)})}{p_{\theta}(z,x^{(i)})} \\ amp; &= D_{KL}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|x^{(i)})) + L(\theta,\phi;x^{(i)}) \end{split}$$

每个样本的边缘似然函数,可以写为:

$$log p_{\theta}(\boldsymbol{x}^{(i)}) = KL(q_{\phi}(\boldsymbol{z}|\boldsymbol{x}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\boldsymbol{z}|\boldsymbol{x}^{(i)})) + L(\theta, \phi; \boldsymbol{x}^{(i)})$$

第一项描述的是近似的后验分布和真实的后验分布之间的KL散度,因为KL散度大于等于o,所以L被称为 variational lower bound,即以下不等式恒成立:

$$log p_{\theta}(x^{(i)}) \ge L(\theta, \phi; x^{(i)})$$

这个lower bound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:

$$L(\theta, \phi; \boldsymbol{x}^{(i)}) = E_{q_{\phi}(\boldsymbol{z}|\boldsymbol{x})}[logp_{\theta}(\boldsymbol{x}^{(i)}, \boldsymbol{z}) - logq_{\phi}(\boldsymbol{z}|\boldsymbol{x}^{(i)})]$$

或者

$$\begin{split} L(\theta,\phi;x^{(i)})amp; &= E_{q_{\phi}(z|x)}[logp_{\theta}(x^{(i)},z) - logq_{\phi}(z|x^{(i)})] \\ & = E_{q_{\phi}(z|x)}[logp_{\theta}(x^{(i)}|z) + logp_{\theta}(z) - logq_{\phi}(z|x^{(i)})] \\ & = -KL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)) + E_{q_{\phi}(z|x^{(i)})}[logp_{\theta}(x^{(i)}|z)] \end{split}$$

我们通过优化这个lower bound来实现优化边缘似然 $p_{\theta}(x^{(i)})$ ,这个lower bound中同时包含了两个参数 $\theta$ , $\phi$ ,也就是前面说的将两个参数一起学习(优化)。因为对于后验概率 $q_{\phi}(z|x)$ ,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形式,因此不能求导,不能生成蒙特卡洛梯度。

将上面的式子重新组织一下,得到如下的形式:

$$log p_{\theta}(x^{(i)}) - KL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|x^{(i)})) = -KL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)) + E_{q_{\phi}(z|x^{(i)})}[log p_{\theta}(x^{(i)}|z)]$$

这个式子就是整个VAE模型的核心了,分别观察等式的左右两边,等式左边是我们想要最大化的目标,样本X的边缘概率p(x)加上一个损失项,损失项使得由后验概率Q生成的z能够最大可能生成样本X。在最优情况下,KL散度等于o,Q和P的概率是相同的。真实的z的后验概率 $p_{\theta}(z|x)$ 描述了z有多大的概率生成X,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形式,所以不能积分,但是好处在于我们可以设定q为可积分的形式,这样就可以用q的计算来代替p。最理想的情况下,q和p相等,则等式的左边就变成了直接优化p(x)。等式的右边则可以看作是auto-encoder的形式, $p_{\theta}(x^{(i)}|z)$ 是decode的过程,而 $q_{\phi}(z|x^{(i)})$ 是encode的过程。最终,我们的核心目标:优化样本X的边缘概率p(x)变成了一个优化auto-encoder框架。

通过上述式子的转化,优化目标转化为了最大化等式右边的两项,可以通过随机梯度下降来进行优化。z的先验分布 $p_{\theta}(z)$ 和z的后验拟合分布 $q_{\phi}(z|x^{(i)})$ 的形式也是给定的,因此第一项是可以直接求的。第二项是一个似然函数的形式,可以通过抽样和最大似然来进行拟合,但是因为设计到了抽样的过程,所以无法将导数进行反向传播。这里用到了一个很好玩的reparameterize trick来让表达式对 $\phi$ 可导,引入一个可导的函数 $g_{\phi}(\epsilon,x)$ , $\epsilon$ 是辅助噪声参数,它有独立于数据的边缘概率 $p(\epsilon)$ , $g_{\phi}()$ 是受参数 $\phi$ 控制的向量函数。reparameterize之后的隐含变量z可以表示为

$$\tilde{z} = g_{\phi}(\epsilon, x), \epsilon \sim p(\epsilon)$$

利用蒙特卡洛方法,我们生成关于 $q_{\phi}(z|x)$ 的期望函数f(z):

$$E_{q_{\phi}(z|x^{(l)})}[f(z)] = E_{p(\epsilon)}[f(g_{\phi}(\epsilon, x^{(l)}))] \approx \frac{1}{L} \sum_{l=1}^{L} f(g_{\phi}(\epsilon^{(l)}, x^{(l)})) \text{ where } \epsilon^{(l)} \sim p(\epsilon)$$

此时的积分变量从z变成了输入的噪声参数 $\epsilon$ ,z也从随机变量变成了确定变量( $\epsilon$ 决定),对模型变量的求导也就可以实现。

利用reparameterize的方法,前面提到的两种lower bound的形式转化为

$$\begin{split} L(\theta,\phi;x^{(i)})amp; &= E_{q_{\phi}(z|x)}[logp_{\theta}(x^{(i)},z) - logq_{\phi}(z|x^{(i)})] \\ & = \frac{1}{L}\sum_{l=1}^{L}[logp_{\theta}(x^{(i)},z^{(i,l)}) - logq_{\phi}(z^{(i,l)}|x^{(i)})] \\ L(\theta,\phi;x^{(i)})amp; &= -KL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)) + E_{q_{\phi}(z|x^{(i)})}[logp_{\theta}(x^{(i)}|z)] \\ & &= -KL(q_{\phi}(z|x^{(i)}) \parallel p_{\theta}(z)) + \frac{1}{L}\sum_{l=1}^{L}logp_{\theta}(x^{(i)},z^{(i,l)}) \\ &where \ z^{(i,l)} \ amp; &= g_{\phi}(e^{(i,l)},x^{(i)}) \ and \ e^{(l)} \sim p(\epsilon) \end{split}$$

这里出现的两种形式的lower bound,区别在于第一项一个是联合分布,一个是KL散度,而KL散度经常可以求积分,这样的话拟合出来的结果方差会更小,文章中的附录B举例了高斯分布的KL散度的积分的结果,可以直接表示为均值和方差的函数。

原始数据集中的样本数量为N,我们可以用minibatch的方法随机抽样M个样本来更新参数,这也是我们常用的 Minibatch的方法。这个时候相当于有两层抽样,外层的抽样是从整个样本集中抽取batch,内层的抽样是从当前的 batch中抽取若干个样本。

$$L(\theta,\phi;X) \simeq \frac{N}{M}\,\tilde{L}(\theta,\phi;x^{(i)})$$

如何挑选可导变换 $g_{\phi}(\epsilon, x)$ 以及辅助噪声参数 $\epsilon \sim p(\epsilon)$ ,文章中提供了三种选择方案:

- 1. 可导的概率密度函数的积分CDF (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)的倒数。噪声参数为高斯分布  $\epsilon \sim U(0,I), g_{\phi}(\epsilon,x)$ 是后验概率 $q_{\phi}(z|x)$ 的CDF的倒数,例如Exponential, Cauchy, Logistic, Rayleigh, Pareto, Weibull, Reciprocal, Gompertz, Gumbel and Erlang distributions。
- 2. 噪声参数为高斯分布 $\epsilon \sim U(0,I)$ ,g是均值+方差\* $\epsilon$ ,例如Laplace, Elliptical, Student's t, Logistic, Uniform, Triangular and Gaussian distributions.
- 3. 有时候可以直接将随机变量表示为辅助噪声变量的变形,例如Log-Normal (exponentiation of normally distributed variable), Gamma (a sum over exponentially distributed variables), Dirichlet (weighted sum of Gamma variates), Beta, Chi-Squared, and F distributions.

### **2.3 VAE**

AEVB的框架确定之后,需要确定的参数以及分布有:噪声参数 $\epsilon$ 及其先验分布 $p(\epsilon)$ ,引入的近似后验概率(encoder)  $q_{\phi}(z|x)$ ,潜在变量z的先验分布 $p_{\theta}(z)$ ,可导变换 $g_{\phi}(\epsilon,x)$ 以及生成样本的似然函数(decoder) $p_{\theta}(x|z)$ 。 VAE就是将上述参数和分布实例化的一个例子,具体的

$$\begin{split} p(\epsilon) &= N(\epsilon; 0, I) \\ p_{\theta}(z) &= N(z; 0, I) \\ q_{\phi}(z|x^{(i)}) &= N(z; \mu^{(i)}, \sigma^{2(i)}I) \\ g_{\phi}(\epsilon^{(l)}, x^{(i)}) &= \mu^{(i)} + \sigma^{(i)} \odot \epsilon^{(l)} \\ p_{\theta}(x_i|z) &= y_i^{x_i} (1 - y_i)^{1 - x_i} \text{ or } N(x^{(i)}; \mu^{'(i)}, \sigma^{'2(i)}I) \end{split}$$

使用高斯分布,一方面是因为高斯分布很容易拟合现实的数据,另一方面是便于计算。结合前面的推导,给定样本集X,我们可以训练出VAE的模型,模型得到了一个逼近的后验分布 $q_\phi(z|x^{(i)})$ ,根据这个分布,我们可以随机抽样z来生成新的样本。

### 3. VAE的应用

- 3.1 手写字体生成
- 3.2 网络生成